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文·電物 75 級 黃須白

第十二章 傷情處 高城望斷 燈火已黃昏

黑原上一道黑衫人影疾疾飄出望西北角狂奔而去。不一會，另一道勁裝玄衣人影跟著飄出，也望西北奔去。

天上一片漆黑，沒有星星，也沒有月亮。黑衫人影在玄黑中越殘垣、翻頹牆、穿密林、閃暗石，行疾如飛。緊跟在後的玄衣女忽飄、忽逸、忽隱、忽匿，如靈蛇凌波而舞，輕盈宛若御風。

黑衫人一路電掣疾奔，全沒留意週遭的秋風颯颯、鬼影幢幢。忽然，一道亮光閃過天際，大地一片慘白。黑衫人驀地一頓，似乎警覺了什麼，他微微側臉，聽了聽風聲，見週遭無恙，略緩的身影立刻又箭馳而去。玄衣女遠遠尾隨黑衫人，驚見電光乍現，忙匆匆隱入林中，待黑衫人迅疾奔遠，才又急捷竄出，像水蛇溜滑般夭矯跟上。不過，多了這一耽擱，兩人間距離瞬間拉遠。玄衣女子見前方黑影愈奔愈渺，心生焦急，正欲飛速飄趕，不意耳畔忽聞怪鴉低號，於是分神看了看四遭，怎知一看之下，陡然心悸，那荒涼莽野中，但見蒿草蔓生、殘葉零落、亂枝搖曳、暗藤怪舞，東顧來，陰陰悚悚，西瞧去，寒寒慄慄，既是駭目，又是驚心，於是不遑多想，連忙深吸一氣，望黑衫人飛快追去。一霎間，只見鷹飛鷹揚、鷄起鷄落，兩條黑輻人影如風馳、似電卷，只半頓飯工夫，一落灰黑莊院已隱隱若現。

黑衫人見遠處蒙蒙晦晦似有莊宅，更是加緊腳程，凌草疾飛，僅才一瞬，便已遙遙望見莊前一盞孤燈，明明滅滅、蕩蕩搖搖地。再又一瞬，黑衫人已奔至頹圮牆垣之下。玄衣女見黑衫人並不休歇，稍一張望，便縱身一躍，俐落翻過石牆，趕忙緊緊追上，待追至大宅前，略看了看週遭，確認左右無人後，一蹬足，跳上牆頭，半蹲半弓著，生怕被院內護衛瞧著了，卻不意圍牆內竟一片死寂，又暗又黑，不似有人居住般。玄衣女心中暗暗吃驚，很是疑忌，耽憂是否陷阱，耽憂究竟是誰將門外那盞孤燈點上，也耽憂究竟那黑衫人來此荒郊頹宅所為何事。

忽然，不遠處，黑影迅速一閃，是那黑衫人模樣，玄衣女顧不得多想，躍下石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牆，又伏又隱地小心跟追過去。

黑衫人影在荒蕪大院內飛快穿梭，似乎並沒尋著欲尋之物，只見他雙手緊捏、兩肩緊聳，狀甚懊惱，但略一轉念思索後，迅即躍上屋頂，望莊後遠看，並又速速翻落屋脊，朝所望處快快奔去。玄衣女見狀，也跟著跳上屋瓦，只才一瞧，便已明白，原來莊後更遠處有一昏暗燈火似紅似黃、似有似無，於是也趕緊追將過去。

玄衣女追近那黯淡燈火處時，發覺是一殘破古廟，廟門一毀一傾、廟牆半頹半圯、門額蛛網雜纏、窗牖怪鳥盤棲，她不禁疑猜是何緊要事物引那黑衣人這夜裡三更沒命似地狂奔至此。忽然，黑衫人一個縱跳，如靈狐般躍上殘牆壞壁，並潛身至屋頂上破瓦處伏下，屏凝鼻息，往下覷探。玄衣女也連忙跟著躍上廟旁老樹，藏身樹傘之中，邊監視黑衫人，邊透過破壁殘垣觀察廟內動靜。

好半晌後，後殿忽聞人聲，細細低語著，像是男女恩愛說笑。一會後，一男一女嬉嬉鬧鬧、半摟半擁地笑進前殿。那男子側彎著頭在那女子耳畔說些什麼，那女子一個勁羞垂了臉，偎那男子懷中。兩人行到堂前斷臂脫漆的古佛前，那低首女子拉著男子朝佛前並排站定，合掌默念禱拜。那男子也跟著舉手合掌，但沒正經多久，忽然後斜一步，站至女子身後，並雙手往前圍抱，將女子摟入懷內。女子被這溫存一摟，顧不得殿內菩薩，順勢躺入男子懷裡。玄衣女瞧見這一幕，臉紅耳臊，春心亂跳，暗罵那黑衫人大半夜裡千里奔來竟只為看這妖精狐狸玩鬧戲耍。不過再看那黑衫人動靜，似乎另有所圖，好像是期待著什麼事情發生，而並非專為這荒郊野戲而來，因此也就只好按捺住胸中小鹿狂跳，繼續觀看廟中春色。

這時，佛前男子低首彎頸，輕輕吻咬女子耳垂，女子一聲輕哼，後抬螓首，微閉雙眸，輕啓珠唇，酥酥軟軟地將紅頰枕在男子頸間。那男子心中一蕩，雙手再也悠閑不下，只這一瞬間，已順著女子臀側，沿著玲瓏腰身慢慢往上輕移，並實實滿滿握住胸前那對綿軟玉峰。

燭火熒熒、幢幡飄飄，破殿中兩人正傾傾我我、旖旎纏綿。忽然，青光乍閃，廟裡廟外青白一片。電光中，那女子徐徐睜開雙眼，恰與探首在屋頂上破瓦處的黑衫人對個正中照面。

是她！

怎麼是她？

不到一個時辰前還與我耳鬢廝磨，怎地這一剎那間竟跑來這古廟與其他男人幽會？她不是愛我嗎？她不是只愛我一人嗎？為什麼背叛我？為什麼？

黑衫人一陣悸怖，氣血登下逆竄，像吃魯智深三大拳的腦袋昏昏黑黑中什麼都無法想，只生硬硬浮起了這麼些疑問。錯愕間，黑衫人伏貼屋脊的身軀一個驚搖，竟將一片碎瓦踢落殿上。廟內男子聽聞聲響，急急抬頭，也恰與黑衫人面面相覷。黑衫人一見那男子，原已失了血色的臉更是慘白。

怎麼回事？到底是怎麼回事？爲什麼這男子竟與自己這般相似，幾乎就是同一模子？他與她是什麼關係？爲什麼在這破廟？爲什麼我會來到這裡？是誰叫我來到這裡？是誰要我來見這麼一幕？

黑衫人慌亂驚悚中一團團疑雲急急湧起。突然，他一陣冷汗哆嗦，兩眼前昏冥冥一片眩黑，身子軟軟綿綿再也無力支撐，眼看就要沿屋脊墜下了。這時，一聲驚呼淒厲響起，黑衫人登下被尖叫声驚回了魂魄，他邊抓牢屋瓦，邊順著驚叫往廟旁大樹瞧去，一霎間，他目瞪口呆，他看到了那玄衣女，那神色駭異悵惶、緊盯廟內男女的玄衣女。黑衫人原已心驚膽懾，此下更是懼怖顫慄，潛意識下他急忙轉首看進大殿裡，就只見那輕薄男子一個勁正埋頭解那女子衣衫，而那出落得與樹上玄衣女同一個模、同一個樣的佛前女子卻正亮睜著眼望向屋脊，對他詭譎而笑。

黑衫人一陣惶惶惴恐，全身鬚髮一根根僵直倒豎，胸腹裡一團混濁污氣東衝西突、翻騰亂竄。他快暈厥，他快昏撒，他像醉了酒的鷹隼，縱有沖天之翼，也只得翻落穹蒼，黑衫人沿著破瓦斜頂慢慢滑落了。

黑衫人愈滑愈快，愈滑愈疾，殘瓦也一片片被他捲起帶下，紛紛鏗鏘墜地。只一刹那，黑衫人已滑至半邊身出了屋簷。忽然，黑衫人驚醒了，慌亂間他往下看，那斷壁殘牆已消匿無蹤，底下竟是暗不見底的深溝重淵。黑衫人胸腹間一陣痙攣，一顆心緊緊懸騰快跳出了胸口，他急急撐張雙掌想抓個一瓦一石，他拉緊喉嚨想叫個一聲一語，他恐懼，他畏怖，他沉甸甸一塊碎裂巨石般往下直落。

「Yi ——」

迅疾朝絕命死谷鉛直墜下的黑衫人拚命掙扎，可卻兩隻手像有千斤擔，彈掙不得。不過，就在奮力爭抗間，黑衫人腦子裡匆匆閃過玄衣女形貌，他不禁急急呼叫玄衣女名字，但才驚呼出口，一隻大鵬懸崖邊疾速颯出，將他叼起飛去。黑衫人滿心悚懼，驚恐會被鵬爪撕裂，他急顫亂掙，想脫逃飛鵬利爪，但那鵬禽卻愈抓愈緊，令他絲毫無法動彈。忽然，眼前一團黑影籠罩，黑衫人抬頭一望，駭見垂天鵬翼如烏雲覆頂，一隻大爪正望他前額凌空抓下，一霎間，他一顆心竄跳欲裂，冷汗如漿亂溢。

黑衫人自知氣數將盡，無法遁，也無法逃，於是索性豁然，緊閉雙眸，恁鋒爪利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刃掀風捲雲地朝他額首落下。只是，那犀利鵬爪並沒將他腦門抓裂，出乎意料地，他只覺得額頭軟軟柔柔像是被禽鳥的趾下肉墊輕輕挨貼一般。黑衫人心生訝異，但也不敢亂動，生怕稍一扭擺，肉墊上的利爪就會瞬間刺下，將他活生生抓爛撕碎。於是黑衫人大氣不敢一喘，手腳不敢一動，眼睛更是不敢一張，他死死寂寂定著，汗珠子溼透了衣衫。

不知經隔了多久，忽然他聽到有人呼喚。又不知經隔了多久，忽然他覺得抵在額上的肉墊溫溫潤潤地，像是在輕輕觸揉。

慢慢地，那呼喚漸漸清晰，那觸揉也漸漸如真非幻。好一會後，他心情漸漸平復，不再惴慄。又好一會後，那大鵬似已消逝不見，只是那似鵬掌又非鵬掌的溫潤肉墊卻仍擱在額首，並軟軟柔柔地輕輕撫著。黑衫人微微撐開雙眼，但覺似有一個暗暗人影模模糊糊近在眼前。黑衫人半昏半醒間陡生訝異，亟欲知曉究竟是何原由，因此顧不得渾身困乏，仍是鼓勇奮力將目光左右飄遊，想尋那鵬鵬是否藏身暗處。不過，黑衫人左顧右瞧就是不見鵬影，於是慌亂的心慢慢靜定，沉重的眼皮又再閤上。

約莫兩、三分鐘光景，黑衫人急促的呼吸漸次調勻，腦子裡不再烘烘亂亂。又約莫兩、三分鐘光景，黑衫人手腳氣血漸漸能通，全身汗珠也漸漸斃去，於是他緩緩睜亮雙眸想瞧瞧自己處境，卻驚見那長髮垂肩的廟中女子正顰眉蹙額、緊抿著唇朝他相望。黑衫人心中一愣，眼光一陣慌亂，他不知為何那笑得詭譎的古廟女子竟這麼般憂淒看他。黑衫人急急瞬了瞬目，生怕是自己認錯了人，讀錯了表情。只是再次細看時，幽暗之中，那長髮女子似乎並不是與人調情、害他心傷的浪蕩女，而是老樹上駭異面容、驚呼出聲的玄衣女。黑衫人猛地一悸，頭腦霎間清醒，他定睛瞧去，卻瞅見眼前那滿臉憂容的玄衣女輪廓愈來愈遠，愈來愈淡，然而，晦暗夜色裡，另一張他熟悉的面容卻逐漸清晰了起來。

「怎麼了，做噩夢？」

柳依依將擱在何秉燭額頭的手順著顏頰輕輕揉下，並柔聲問道。

何秉燭兩眼惺忪迷離，一顆心撲撲簌簌亂跳，他緊張地回想夢中囁語，害怕無意中洩了機密心事。忽然間，他憶起往山谷墜落時髭鬚喊了玄衣女名字，但又髭鬚一切只是幻夢。他不確定柳依依是否已聽到「Isabelle」這個名字，他不確定柳依依是否疑猜 Isabelle 與他什麼瓜葛，他只知道他想要在柳依依未開口詰問前先坦承一切，他太累了，他不想再兩面生活，那黑衣女已牽纏糾葛了他二十年，他好想解脫。

「我夢到 Yi ——」

「我知道，我一直都陪著你。」

柳依依不待何秉燭說完就心中甜絲絲地將話接過。雖然她不知曉何秉燭遇到了什麼妖魔鬼怪，也不知曉他是槓上了什麼魑魅魍魎，但是她知道何秉燭危急時大聲喊著「依依」，要她幫忙脫困。

何秉燭乍聽柳依依言語，很是糊塗，不知柳依依「知道」什麼，又「一直都陪著你」什麼。但繼之一想，他明白了，他知道他急呼玄衣女求救時，大鵬將他的呼喊驚斷，而柳依依錯將「Isabelle」的語首「Yi」聽成了「依」。何秉燭看著黑暗中嘴角微微上翹、黑眸輕閃晶瑩淚光的柳依依，心中不禁油然一慟，鼻尖也倏忽一酸，他伸出臂膀緊緊抱住杏臉慢慢朝他貼近的柳依依，卻那道只才這一摟擁，胸臆裡竟沒來由一陣激越，淚珠子頓時不聽使喚，浩浩汨汨、熱熱燙燙一顆顆滾了下來。

風生風起、雲來雲去、月明月暗、星轉星移，夫妻倆折騰了好半夜入睡後，沒多久天又已大白。

柳依依挪開偎在何秉燭肩窩裡的螭首，並用左小臂輕輕將身體斜斜支起，她疼惜地看著猶仍酣睡的何秉燭，好一晌後，才掀開薄被，走進浴間盥洗。

何秉燭隱約知覺肩胛的負荷輕了，但徹夜噩夢折磨得他如爛泥入潭澤，整個人暈死死、勞勞倦倦黏貼在大床上，一直到柳依依更好衣、喚他起床，他才悠悠醒轉。

柳依依待何秉燭梳洗更裝罷，開心地從沙發上躍起，挽上何秉燭左臂，離開客房，並說說笑笑地往酒店內餐廳行去。

到抵二樓餐廳後，柳依依一陣驚喜，原來偌大的廳堂裡除靠馬路那面是明淨玻璃大窗外，其餘三面是潔白粉牆，牆面上則是強烈索羅亞風格的大片壁畫。白色的洋裝長裙、白色的燦爛天光、閃耀的湛藍海水、亮麗的黃澄沙灘，柳依依高興得緊緊偎倚著何秉燭，並輕快轉首對著何秉燭會心微笑，原來是自己錯怪了，何秉燭早就有了安排，選上這外觀不甚起眼的酒店是有原由地。

何秉燭與柳依依愉快用完早膳後，兩人攜手往外前行，準備暢遊巴塞隆納。何秉燭知道柳依依喜歡充滿童趣的高第 (Antoni Gaudi, 1852-1926) 建築，因此這次的旅行除要參訪市區裡的米羅基金會、畢卡索博物館、及兩小時車程外的達利美術館外，更規劃了條高第之旅的路線。夫妻倆這天的安排正是高第建築巡禮。兩人依著觀光指南，乘地鐵到市中心的加泰隆尼亞廣場 (Plaça de Catalunya) 等候雙層觀光巴士。沒多久，頂層沒有廂蓋、只有簡單鋼條圍籬的巴士緩緩進站。何秉燭當先上車，並一路領著柳依依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繞過擠在前段的觀光客，走到巴士中段的扶梯處，然後登上巴士頂層。此時約當上午八點，空氣微涼，巴賽隆納正慢慢甦醒，街道上人跡尚稀。何秉燭與柳依依擇了最前端的位子落坐後，就高高興興乘著涼涼微風，迎著亮麗天光，往預定參訪的第一站聖家堂(Sagrada Familia)進發。

聖家堂於 1882 年由一位夢想建造一座莊嚴華麗教堂來禮拜聖父、聖子、及聖母的書店老闆約瑟夫·柏卡貝勒(Josep Ma Bocabella)構思籌建，原先他合作的建築師是法朗塞斯克·維拉(Francesco del Villar)，不過一年後，彼此因理念不合而絕裂，於是他找上了才華洋溢、當時年僅三十一歲的高第於 1883 年接手擘劃聖家堂的設計與興建。高第承接下這項計劃後，一方面嘔心瀝血於這舉世均皆讚歎的偉大建築，另一方面則同步完成了諸如文生之家(Casa Vincens)、奎爾宮(Palau Guell)、卡佛之家(Casa Calvet)、巴由之家(Casa Batllo)、奎爾公園(Parc Guell)、及米拉之家(Casa Mila)等在在讓人心喜慕愛的美麗殿宇。1926 年時，篤信天主、早已不再承接它案、僅只全心投入聖家堂興建、並以工地為家、過著簡樸生活的高第不幸在市區裡被電車撞倒。由於衣著襤褸，被當成了流浪漢送入醫院治療，直到兩天後才被人認出。同年六月十日，高第傷重不治，辭別人世。死後，這位以巴賽隆納為畫板、為建築基地的天才建築師在民眾夾道追弔下，被送入聖家堂，並長眠於這座他前前後後孜孜矻矻四十三年寶貴光陰的美麗殿堂之下。

到目前為止，聖家堂已施工了一百多年，但何時完工仍是未定之天，有人說 2020 年左右可大功告竣，但也有人說還須斷斷續續兩百年。不過，儘管高第規劃中的十八根高塔和三座立面仍有許多尚未動土，但是光是現今所見的這些已完工部份卻早已美名遠播，深深攝人心魄，令得巴賽隆納觀光客川流不息。

柳依依邊聽著何秉燭述說高第故事，邊回想著畫冊上所看過的高第精采建築。不覺間，車已行至聖家堂。下了觀光巴士後，兩人循長龍購票入園並至遊客首先聚集的誕生立面(Facana del Naixement)隨意東遊西覽。柳依依在來訪前早已做過許多功課，因此對聖家堂面貌已有些概念，但此際一見到聖家堂外觀時，杏臉上仍不禁又是震懾又是驚喜。那偌大的建築基地上，只見聳立著一根根直入霄漢的哥德式百米來高圓錐尖塔，塔身是灰泥與硬石砌成的纖瘦拋物面線條，上頭洞開著一隔隔錯落有致的四方窗櫺，並飾滿各式各樣馬賽克嵌花，塔頂則鑲著一個個五顏六色或菱、或星、或錐、或圓的亮麗威尼斯風格裝飾。柳依依瞧得欣喜至極，不停抬頭打量，並頻頻取景留影，一直到脖頸痠了，才不甘地拉著何秉燭的手繞過北面後龕圍牆，打算轉往西面的復活立面(Facana de la Passio)進入大殿。走著走著，忽然，在一轉角處，柳依依瞧見到一尾一尺來長石雕壁虎攀爬牆緣，那模樣古樸有趣、逗人心喜，於是連忙指著要何秉燭同

觀。這時何秉燭卻也望見另個角落邊一球巨圓蝸牛昂首漫行窗櫺，滾滾圓圓的、胖胖嘟嘟的，很是稚拙可愛，樂得他也趕緊招喚柳依依共賞。

柳依依見兩人不期間竟心思相似，不禁轉首與何秉燭相視會心一笑，並相牽著手雀喜地往復活立面行去。這時候，日頭已然東天高掛，柳依依由北邊遮陽的後龕高牆轉出至面西的復活立面時，白燦燦日光驟然飄灑在粉臉上，逼得她雙眸一時難以睜張，迫得她連忙抬起左臂擋住日暉，並右手拉著何秉燭往立面大門前的蔭裡跑。

何秉燭從沒因日曬走避過，此下這麼般奔跑令得他些許尷尬。不過，當他被強拉著跑進遮陽處並眼睛適應了後，他微微一震，眼前立面上的石雕讓他怦然心驚，原來這立面竟與傳說的大不相同。激賞之餘，何秉燭側臉看了一下柳依依，只見柳依依也是大眼中閃著亮光，一臉讚歎模樣。

復活立面完成於1990年，其時高第已身殞六十多年。設計這立面的建築師約瑟夫·薩巴拉奇斯(Josep M. Subirachs)雖是極力模仿高第風格，甚至將高第巧心安排在米拉之家屋頂上四處站崗的外星人般煙囪也雕進了立面之中，但任何人一眼都可看出個中差異極大。高第作品有著童趣，薩巴拉奇斯則是簡約的現代風貌，也因此復活立面招致極大批評，說是與高第的原本風味格格不入。不過，雖是批評不斷，當何秉燭與柳依依見到這立面時，所有以前聽說的毀謗都瞬間煙消，因為估且不管薩巴拉奇斯是否忠於高第風味，那流暢卻帶剛勁斧痕的刻工、簡約更兼古拙趣味的設計在在是讓人心喜不已。

柳依依正自滿心喜悅地欣賞著立面上的石雕，忽然何秉燭拍了拍她胳膊，並指了指牆上一方矩陣方格。柳依依順著何秉燭手指方向望去，原來是一個填滿數字的十六方格。向來喜歡數字遊戲的柳依依見獵心喜，沒一會，便得意地笑笑對著何秉燭說道那是耶穌被釘上十字架時的年紀，左加、右加、橫加、豎加、甚至斜加都是三十三。何秉燭聽柳依依這一說，盯著那方陣，腦子裡加加減減好半晌後，回過臉對柳依依欣然微笑，柳依依也報以恬恬一笑。

解完了數字謎題，柳依依對著復活立面上的精采石雕拍了多幀相片後，總算心滿意足，於是跟上前拉了何秉燭的手走入大殿。

一進入內殿，柳依依更是驚喜，偌大的殿堂裡只見一根根樹幹模樣的高大石柱勁拔英挺地撐起渾厚重實的整座建築，挑高達數層樓的屋頂雕得像是覆滿了片片巨葉，一個個圓型透光孔洞則是像極了森林頂端的漏光樹隙，整座聖家堂內殿在高第巧思下就如同一座原始森林般引人心生清涼。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何秉燭不諳建築，因此只能以浮面觀點欣賞這大殿的兼具莊嚴恢宏與浪漫逸趣，對建築架構本身卻難有特殊體會。不過，在柳依依解說後，何秉燭茅塞頓開，方知這內殿的設計不僅是美學傑作，更是不凡的建築成就。

原來哥德式尖塔建築負載極大，為分散屋頂重壓，傳統的建築手法是以尖拱、交叉肋拱、甚至建構至室外並破壞整體美觀的飛扶拱來支撐塔頂重量。以聖家堂這超高哥德式尖塔來說，傳統建築工法非得使用最能負重的飛扶拱不可，但是高第巧妙地運用了樹幹狀石柱頂端的樹枝形分叉解決了這個承載的難題。

何秉燭一向自負學識淵博，但每回聽柳依依講述起這些逸聞雜學時，總難免又是歡喜、又是感歎。他歡喜有這麼個聰明博識的女子相伴，與他分享許多人生趣味；他感歎有許多內心世界他無法敞放開來與她共享；但更讓他感歎難安的是與柳依依同樣靈逸秀慧、夢裡頭藏身在古樹上的那玄衣女今生再也無法相見了。

何秉燭原本高高興興地與柳依依欣喜談笑，但只此一瞬卻因柳依依一番建築解析而思緒無邊亂竄，莫名地勾想起那面色駭異、驚聲尖叫的玄衣女，令得他油然傷悲，眼前不自禁浮現起那女子容貌。不過，沒得一霎光景，那細瘦容顏已隱隱逝去，而另一個神情相似、在古廟裡對他詭譎冷笑的黑衣女面容卻不期然忽明忽隱。何秉燭腦海裡乍現黑衣女，心上頭一時震悸，低垂的手不覺間探入了左褲管口袋，摸了摸手機，想開啓卻又不敢開啓。

何秉燭心神正自恍惚，腦子裡半愧半疚，好生懊惱明明是想好好陪伴柳依依的，卻又被那黑衣女糾纏不去。忽然，他發現大殿角落處有登上塔頂的電梯，於是索性將夢中人物丟到一旁，領了柳依依走往電梯直上高塔。

上至高樓，走出電梯，映入眼簾的是美麗的巴賽隆納街景，柳依依好是興奮，不自覺地半走半跑趕到扶欄處。何秉燭隨後跟上，才一凭欄，立刻被底下美景與袤廣視野吸引，心情於是乎坦然輕鬆。

柳依依凝眸望向遠處，但見紅紅黃黃屋瓦、青青白白牆垣，東一片錯落有致，西一塊雜凌有序，晴光中閃閃耀耀，有如海裡亮帆、相似水面金波。那風景讓人貪戀，也讓人沒了雜思。何秉燭相伴柳依依身旁，同樣被這景緻深深吸引。

柳依依慢慢將視線由遠方拉回，並轉往左側方望去，僅才一瞧，立刻莞爾。原來兩人在地面往上觀看時所見的或菱、或錐、或星、或圓尖塔竟是層層堆疊得如菱似錐的水果拼盤。那顏色有胭脂、兼藤黃、抹赭石、又廣花，既是絳、殷、紫、紅鮮妍繽紛，更是黃、橙、橘、綠亮豔鬥彩。柳依依目光流連了好一陣後，方始滿足地轉向右

前方向。這一望去，又是一個驚喜。只見不遠處，一根棕灰石柱上招搖著一葉葉黛綠橡木葉，葉密處，三、五隻碩美白鴿翩翩然展翼歸巢，木柱頂頭則一顆顆晶黃明星澄瑩亮起，似閃似爍，似明似滅。

何秉燭瞧見到這美麗一角，心中很是一股安謐。兩人默默欣賞頗半晌後，速速斜昇的巨大白日恰將所有遮陰處佔滿，看看時辰，已是正午時分，於是進入塔內，循圈迴旋有如鸚鵡螺紋般的旋梯一步步下樓。

出了聖家堂，用過中餐，已然下午三時。尋著搭車地點，登上觀光巴士，兩人在賈西亞大道(Passeig de Gracia)的巴由之家下車。午後依然刺眼的陽光透過樹隙打在灰泥牆上，斑斑點點，像是海中粼粼波光。柳依依幻想著海裡金波並順著灰白牆面往上瞧，只見一座座誇張外突的陽台像煞一具具乾枯頭顱，支頂陽台的石柱則一根根嶙峋清瘦宛似無肉白骨，那模樣雖是詭奇怪異，卻不惹人害怕。再更往上看時，卻見屋頂上麗麗豔豔攀爬著一尾碧鱗巨龍，龍腹處，直直挺挺、硬硬生生刺插著一柄聖喬治屠龍寶劍。

夫妻倆望著這幢經高第大幅改裝後的知名建築佇足品評良久。好半晌後，才又是讚歎，又是興奮地行到入口處，買了門票，進到樓內觀賞瀏覽。約莫半個時辰，兩人方依依不捨地離了巴由之家，並順著賈西亞大道向前直行至稍遠處的米拉之家。

米拉之家是棟八層公寓，外表波浪起伏，似如海草翻浪而舞。柳依依一見心喜，迫不急待央何秉燭趕緊排隊買參觀券。好不容易購得票券後，兩人捨棄電梯，沿著樓梯一層層登爬參觀，並慢慢到抵屋上頂層。

出了通往樓頂的通道，放眼望去，屋頂上一如米拉之家的外貌，無一處稜角，無一處不圓曲。但更精采的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屋頂上東豎一株筆挺風信、西冒一雙並蒂香菇、南站一排盔甲武士、北擋一尊外星駭客。柳依依與何秉燭從沒見過這麼有趣的屋頂，從沒想過通風管與煙囪竟能這般活潑，不禁高興得東跑西爬，賞觀了好久。

這時，日頭漸漸西沉，酷日下遊玩了一整天，兩人都已口渴，何秉燭體貼地提議下樓幫忙買水喝。

何秉燭搭電梯下樓後，見紀念品販售處一條長長人龍，於是走將出去，想到外面商店購買。走了幾步，忽然心中微悵，原來前夜裡的夢境一直都縈繞著。何秉燭不自禁抬頭看了看米拉之家屋頂，並未見著柳依依，想來她應不在牆緣處，於是心一橫，取出褲管口袋內的手機，按下開關鍵，待其接上當地電信公司後，匆匆按下一個速撥號碼。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何秉燭將手機貼近耳畔，邊等候對方接聽並邊尋找便利商店。鈴響十來聲後，轉到語音信箱，何秉燭心中一緊，將電話切斷。走了三十來公尺，左右都看不到賣水的便利商店，不過瞥過對街，似乎有個速食店。於是何秉燭走到十字路口，候其轉綠燈後，走往對面街道。斑馬線僅過一半，何秉燭又回頭望了一下米拉之家頂層，仍是未見到柳依依身影，因此心再一橫，再次取出手機撥打。又是十來聲響鈴沒應，何秉燭失望地切斷手機。

何秉燭在對街速食店買了兩杯冷飲，才一出店門，忽然褲管內傳來陣陣騷動。何秉燭趕緊將包著冷飲的紙袋換手，並探入左褲袋內取出手機。一看下，原來是 Isabelle，連忙按鍵接聽。

柳依依在米拉之家等後多時，未見何秉燭上樓來，心中些略不安。她四處轉了一轉，看看錶，又看看通往樓下的通道口，開始焦急已經半小時過去了，怎都不見人影。

柳依依擔心地走到面向賈西亞大道的牆緣，她看了正下方地面頗一會後，又左右仔仔細細搜尋，均是沒見著何秉燭。柳依依眉頭一鎖，回頭再望向屋頂出入口，仍是失望。不得已，柳依依只好再轉回頭，往下方地面搜索。

她看了又看，尋了又尋，就是瞧不著人影。心急下，她打開側肩包，取出手機，按下何秉燭號碼，卻沒料到何秉燭正通話中。柳依依一陣訝異，先是放心何秉燭無恙，緊接著卻是狐疑究竟是什麼要緊事，連出國散心也非得這般急迫聯繫。等了約莫三數分鐘，再撥一次，仍是通話中，柳依依頓時一團疑雲無端氤起，昨夜旅店裡望見何秉燭坐在床頭愁容滿面講電話的那一幕竟又浮起。

柳依依半是煩憂半是心焦。忽然間，一陣微涼晚風拂起，對街馬路邊的青楓葉閃閃搖曳。柳依依心思沒得排遣，便無意識地默楞楞看著枝葉輕舞，卻那道透過樹隙，已暗天光下竟瞧著一位高大東方男子愁緒滿懷地對著手機若乞若憐。

柳依依睜大眼眸，凝住鼻息，引頸仔細觀去，生怕認錯了人……

夜，漸漸籠起。燈，一盞盞亮開。

柳依依一顆心砰砰亂跳，她知道昨夜裡的事恐非單純。若不是何秉燭騙了她，那個要珍珠、索耳環的女子另有其人，不是王紅蕓；便就是他真與同父異母的王紅蕓有了不乾淨瓜葛。

柳依依一顆心緊緊揪著，臉色漸漸蒼白。高樓下，燈火熒熒已黃昏。（未完待續...）友聲